

後漢書

冊三

後漢書卷八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傳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

封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

安平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鵲巢所搏墜於樹下爲螻

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

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習歐陽

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

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

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

後漢書卷八十四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

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

城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

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衆人謂

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

前冠音貫卽鸛雀也鱸音善韓子云鱸似蛇臣賢案

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鱸卿大夫

雀能勝二三丈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

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

任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

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

北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

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

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

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

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

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

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

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

倫字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

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

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

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

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

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

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

左傳曰爲國者如是農夫之務去草焉

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

下咸服以致雍熙

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

也方今九德未事

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毅

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傳

一一中華書局聚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嬖倖充庭諡法曰嬖而

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

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前後賞惠

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聚斂積實

紀極不知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

牝雞牡鳴牝雞無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哲婦

喪國詩大雅曰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

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莊嚴公

殺母弟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夫女子小人近之喜

遠之怨實爲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易曰

無攸遂在中饋陰爻得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爲

猶婦人自脩正於內又丈夫脩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

之象也饋食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

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

俱美惟陛下絕婉嬖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

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兮留神萬機誠慎拜

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序曰鶴鳴詩

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

隱居人朝無小明之悔於亂也小雅序曰小明言周幽王日

事以其明損其政大東不興於今也詩小雅序曰小東大東

杼柚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

東大亦於東言賦斂多也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

入亦勞止迄可小康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

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歙之從曾孫瓌遂

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

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

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

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

其言入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與當父死

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

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

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

女一時之間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

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旣往順帝之則

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

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

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己本心傳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尙書

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

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

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

卽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

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

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

言有儲蓄人無

食菜之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

彌彌猶稍也韋孟

詩曰彌彌其失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

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

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

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

合兩爲一

連里竟街

合兩坊而爲一宅里卽坊也

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

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

處

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

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

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

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傳四一中華書局聚

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

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

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

有臧賄禁錮之人也

白黑溷淆清

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

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

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

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

惟陛下度

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

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

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

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

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

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

戊辰并地動故言三者也

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

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

倚邪也柱

音竹主反

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

翼翼也

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易繫辭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

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

舍賣弄威福道路譁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

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

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恆陽若臣無作威作

福王食

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爲美食

唯陛下奮乾剛之德

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棄驕奢之臣

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

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

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

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

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謗木

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

還自敬德

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入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詈則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也

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

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

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

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

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

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

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

召大匠令史考校之

史謂府吏也

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

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

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對怨也且鄧氏故吏

有恚恨之心

震初鄧騭辟之故曰故吏

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

且

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

夜遣使者策收震太

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

便

夜遣使者策收震太

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

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

慷慨悲歎

死者

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

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

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

風俗通曰齊公雍食菜

後移其

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

側

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車薄簣載柩還歸

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

路皆爲隕涕

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

歲餘順帝卽位樊

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

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

葬於華陰潼亭

墓在今潼關西大

遠近畢至先葬十

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

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

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極前正立低頭淚

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時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

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

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

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汚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上天降威災眚

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

棟折我其危哉

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今使太守

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

爲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

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

富波相

富波縣屬汝南郡

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

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

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

武謂董宣爲強項令也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

崩後復入爲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儼

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儼部曲將宋曄

楊昂令反儼儼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爲黃門侍郎儼脅天

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

爲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閼鄉縣西南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

聞議者以爲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

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

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

太陽縣屬河東郡

建

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

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

震中子

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

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

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

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

廉潔稱桓帝卽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也拜太

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

南尹梁胤府舍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

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左傳閔子騫之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

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

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自

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漢有靜室令也故詩

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

也萃卦詞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

公如崔杼殺之家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法服謂天子服

日月星辰龍華蟲藻降亂尊卑等威無序等威謂威儀有

火粉米黼黻十二章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

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

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上負先帝下悔

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也

靡及臣弈世受恩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

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

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

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

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

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

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

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傳八中華書局聚

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齎其年冬復徵

錢百餘萬就以餉

秉

秉閉門距絕

不受

其年冬復徵

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臧

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

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

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

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

左傳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於是魯多

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

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

吏害奉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

爲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

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

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

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

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